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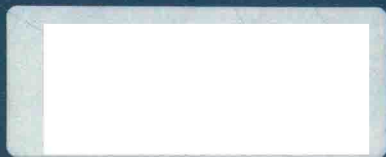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  
肖克凡卷



TOU  
透  
MING  
明  
DE  
的  
SHI  
时  
GUANG  
光

肖克凡  
◎著

- ◎水瓮子·水梯子
- ◎平民的茶道
- ◎民间点心
- ◎想起小人儿书
- ◎一个水煮的节日
- ◎透明的时光
- ◎被动的“初恋”
- ◎双城记
- ◎梦里梦外
- ◎杭州问茶
- ◎寻找尚古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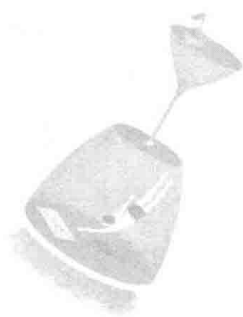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  
肖克凡卷

# 透明的时光

肖克凡 著

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透明的时光 / 肖克凡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20.3

(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·肖克凡卷)

ISBN 978 - 7 - 5205 - 1645 - 7

I. ①透… II. ①肖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72964 号

---

责任编辑: 蔡晓欧 薛未未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: 100142

电 话: 010 -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81136655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20 × 1020 1/16

印 张: 16.5 字数: 191 千字

版 次: 2020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2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6.00 元

---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## 作者简介

**肖克凡** 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写作，著有长篇小说《鼠年》《原址》《天津大码头》《旧租界》等八部，小说集《赌者》《你为谁守身如玉》《蟋蟀本纪》《爱情手枪》等十五部，散文随笔集《一人个的野史》《人间素描》等四部，还有部分影视作品。长篇小说《机器》获中宣部第十届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，并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生铁开花》获北京市文学艺术奖。

为张艺谋电影《山楂树之恋》编剧。



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

责任编辑：蔡晓欧 薛未未

封面设计：丛一平面设计有限公司

边琛雯 QQ: 867967675

# 目 录

## 第一辑 母语的故乡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母语的故乡 .....       | 3  |
| 荣业大街 .....        | 8  |
| 从东局子说起 .....      | 12 |
| 我的民园体育场 .....     | 15 |
| 水凳子·水梯子 .....     | 17 |
| 寻找一个名叫固镇的地方 ..... | 20 |
| 平民的茶道 .....       | 26 |
| 民间点心 .....        | 29 |
| 天津人的衣食住行 .....    | 32 |
| 民间艺术浅谈 .....      | 39 |
| 厕所忆旧 .....        | 50 |
| 点点滴滴劝业场 .....     | 52 |
| 豇豆、环岛及其他 .....    | 55 |
| 想起小人儿书 .....      | 58 |

## 第二辑 一个水煮的节日

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一个水煮的节日 ..... | 63 |
| 钓鱼与钩鱼 .....   | 67 |
| 城市的痕迹 .....   | 70 |
| 水土水土 .....    | 73 |
| 从麦兜开始 .....   | 77 |
| 边走边想 .....    | 80 |
| 说说想象力 .....   | 84 |
| 寂寞絮语 .....    | 86 |
| 透明的时光 .....   | 89 |

## 第三辑 做思考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创作琐谈 .....             | 95  |
| 好一个男人天堂 .....          | 134 |
| 骗人的玫瑰 .....            | 141 |
| 休闲日志 .....             | 143 |
| 养花与种菜 .....            | 146 |
| 穿着三十二年前的回力球鞋外出散步 ..... | 149 |
| 享受尴尬 .....             | 153 |
| 读书与写信 .....            | 157 |
| 真海 .....               | 160 |
| 被动的“初恋” .....          | 163 |
| 书桌 .....               | 166 |

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旅中杂记 ..... | 169 |
| 喝粥小记 ..... | 176 |
| 双城记 .....  | 179 |
| 高邻小屠 ..... | 183 |

#### 第四辑 人间随笔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淘书者说 .....      | 189 |
| 一天九顿饭 .....     | 192 |
| 梦里梦外 .....      | 195 |
| 话说唐山人 .....     | 199 |
| 庐山感悟 .....      | 203 |
| 从“大罗天”开始 .....  | 206 |
| 读《张艺谋的作业》 ..... | 209 |
| 回忆工人文学社 .....   | 212 |
| 思念米兰 .....      | 215 |
| 在安庆吃臭鳊鱼 .....   | 219 |
| 临川才子金溪书 .....   | 221 |
| 南疆散记 .....      | 225 |
| 太白山小记 .....     | 231 |
| 夜雁荡的哲学 .....    | 237 |
| 杭州问茶 .....      | 240 |
| 寻找尚古斋 .....     | 243 |
| 海外文谈 .....      | 251 |

第一辑  
母语的故乡



## 母语的故乡

出国旅行往往遇到语言障碍，你不懂人家的语言，你的语言人家也不懂，干着急。国内也是如此，十几年前我住在广东小榄镇写东西，有时半夜需要开水，我一句粤语不会讲，服务生一句普通话也不懂，那才叫聋子般对话呢。如此看来，语言既是桥梁也是沟壑。西方神话半途而废的“通天塔”讲的正是沟壑作用。桥梁作用则比较广泛了，譬如国际翻译，譬如国内普通话，譬如谈判和写情书，不胜枚举。

当年读过一本外国小说，说苏联特工乔装日耳曼人打入纳粹内部，窃取情报屡建奇功。有一次他睡觉说梦话被人听到，第二天即被捕，惨遭处决。因为他梦话说了俄语，暴露了真实身份。这就是母语的力量——从襁褓至终老而不磨灭，她永远属于你，你也永远属于她。

天津距北京不远，却拥有自己独特的方言。天津方言的语调特殊，很有个性。更为特殊的是天津方言里的词语。

北京话里的“乱七八糟”在天津方言里加了一个“大”字，变成“乱七大糟”。这一下使得书面语充满口语生命力，生动无比。

按理说，天津方言仅仅属于天津。然而由于它强大的生命力已经被北京人接纳，譬如天津方言“嚼馇”传入北京转为“矫情”。

有一天一北京编辑打来电话，说某某的稿子写得太“矫情”，那意思是啰唆和过于“争竞”。当然，天津方言里的脏话也已经侵入京城球场看台，这就不举例了。

天津方言还是渐渐消逝着。小汽车爱称“小笛笛”、摩托车俗称“嘟嘟车”、收音机别称“话匣子”等等，均已退出我们耳际，听不到了。天津方言“宝贝儿”也几乎变成美国电影台词“甜心”了。几十年前，男孩子不义气被说成“奸”，女孩子事儿多被说成“刺儿”，小孩儿之间斗嘴所说的“气斗斗”，统统成为绝响。更为久远的天津方言里，譬如将钱包儿说成“靴掖子”，将汽油说成“革司林”，将醋说成“忌讳”，将抹布说成“带手”，将发薪说成“关饷”，则鲜为人知了。

老天津人称母亲为娘，说大街的街字是上口的，属于古韵。“你径直走就到和平路了”，这“径直”无疑出自明清话本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方言的消逝说明着生活的进步。譬如“饽饽”，如今孩子们从小吃惯了果酱面包，当然不识这种吃食了。再譬如，水缸彻底退出市民生活，水筒便成为古董；银行信用卡自然代替了老太太箱子底的“折子”。手表不金贵了，“大三针儿”这词儿也就没了；缝纫机当年被称为“车子”，如今没人说了；而安装在自行车后轮旁的“磨电滚儿”更无处可寻了。这就是社会变迁造成方言词语的消亡。

天津人说普通话，必须克服“齿音字”。然而并不是所有天津人说话都有齿音字。生长于旧租界的天津人说话，就跟老城厢不尽相同。河北席厂跟红桥西于庄，他们说话又有着各自的语音，只有我这样的纯粹的天津人能够从中听出细微差异。有一次我“打的”跟司机聊了几句，我说“您是老丁字沽人吧？”对方极其惊诧。

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和平区学生说普通话的已经比较多了。其中又各有特色。天津一中由于是男校，它的普通话阳气十足，一

听就知道是“男一中”的。十六中是男女合校，它的普通话就比较中性。至于女四中南开女中什么的，则显得柔美。当然，居住在黄家花园一带的人们历史上有“黄牙现象”，那完全是水质问题。水的含氟量与普通话毫无关系。

天津人讲普通话，语音不纯是问题之一。其次便是词语。天津人讲普通话是不可以将天津词语夹杂其间的。譬如将“昨天”说成“夜儿隔”就是广为人知的笑话。还有“介词问题”没有引起我们更大注意。譬如天津河东有些人往往将“我在这里上班”说成“我其这里上班”。这种介词结构一旦进入普通话，天津味道就太浓烈了。

一九九七年我客居北京，有一天在崇文门乘 108 路无轨电车，遇到一位操着一口纯正天津话的老太太，大声问这趟车去不去西直门，然后便理直气壮地上了车。老太太的天津口音在充满京韵京腔的北京大街上，颇有异峰突起之感。我问她老人家来北京这么多年怎么没改口音呢？她颇为霸气地反问，天津人改吗口音？天津人不用改口音。她老人家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在她印象里天津是大地方，大地方人到哪儿也不用改口音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天津人说普通话，主要在于语气。天津人的语气，就其“四声”而言是很特别的。我以为，语气这东西发自丹田，与精气神儿不无关系，不能言传而只能神会。北京的皇城文化与天津大码头的三教九流气息，这无疑是两地之间的最大差异。

这老太太无疑代表了当年天津人的自豪感。然而如今的天津人似乎并不是这样，很多人一进北京就改了口音。其中原因不得而知。我只知道从文化保护意义出发，方言即活化石。一个地方的方言消失，绝对意味着一个地域文化的消殒。天津人为什么管锅巴菜叫嘎巴菜呢？没道理，就因为他是天津人，天津人就这么说话。同样道

理，山东人侠义豪爽的形象无疑与山东话有关。很难想象山东大汉操着吴侬软语是什么样子。

于是，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究竟如何避免方言灭绝，已经成了文化工作者无以回避的课题。提倡保护生物多样性，同时提倡保护文化多样性。面对全球化背景之下的日常生活趋同性，保护方言首当其冲。近年来本埠文学创作颇有津味小说抬头的迹象，可喜。就我个人经验而言，或写作或阅读或交际，几乎无时无刻不与天津方言打交道，从而渐渐体味到天津话的语言魅力和文化含量。

天津话很有几分文化含量的。“你径直走吧”的“径直”，“二十块钱足矣”的“足矣”，再举“小小不言”和“搁其末末”这两个词组为例——表示轻微和不足道，均闪烁着书面语的光芒。

其次便是民间语言。大量的歇后语，显得生动活泼。津门独有的修辞方式以及四两拨千斤的语式，无疑构筑了津味小说的语言基础。有一次我在小说《天津娃娃》里用了“我找了六穀（gòu）也没找着你”，林希先生随即打来电话说，克凡原来六穀这么写啊。我回答说这“穀”字是我瞎琢磨出来的，因为穀表示一箭之地，六穀就是六箭之地，这样使用大概还算贴切吧。

这就是从音到字的过程。有了天津“音”而寻找天津“字”，这应当是天津作家义不容辞的任务。天津话，确实存在很大空间等待我们挖掘和填补，譬如“惹惹”和“翻毗”。

其实，天津话并不粗俗。即使阅读前辈作家刘云若和李燃犀的小说，通俗气氛中不乏书卷气，市井方言里充满人生哲理，一贯保持着对生活的幽默与调侃。这是一种智慧，也是一种彻悟。

天津民间方言的特点，就是名词动化或者以动词代替名词，显得很有生气。然而它渐渐消逝着，一去不返。方言的消逝，使我们中国人的生活越来越趋于“同一”。与此同时，新的民间方言也渐渐

滋生于市井，譬如天津“楞子”这词儿就是典型的新生方言。

老方言死去，新方言滋生。死去的多，滋生的少。随着现代化城市的扩张，高架路、立交桥以及私家车，直来直去，只有目的而没有过程。人们几乎丧失了街道生活。街道是方言的舞台。尤其面临全球化大背景，加之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，也使得天津人渐渐说着“共同语”。于是方言便在共同语里死去。事情就是这样——消逝了也就消逝了。这好比花儿开放，然后凋谢一样。

天津建城六百年了。我不知道天津话有多少年了。我以为天津话随着天津人的生活必将继续下去，而且永远代表着这座城市“思想的直接现实”。

小而化之——天津话就是天津人的母语。母语魅力无穷。在大力推广普通话的进程中，天津话同时存在着，而且时时处处显现着她存在的理由。



## 荣业大街

荣业大街北起南马路，人们称为“南门东下坡儿”。这里乃是当年的天津城墙，天津城墙在“庚子事变”之后的一九〇一年被八国联军的“都统衙门”强行拆除。从这里沿着荣业大街往南走，不远便有“官沟街”和“闸口街”。官沟街因清朝官府挖沟而得名。闸口街的得名则是由于东头有通往海河的水闸。天津卫的街名，往往都有一番来历。

荣源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岳父，这位岳父大人跟盐业银行合股建立荣业房地产公司，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投资开发天津的南市，荣业大街因此得名，无形之中这条南北走向的大街跟皇亲国戚沾了关系。

闸口街口迤东旧有协成印刷局，中学时代的周恩来在南开学校编辑《敬业》，多次到此校对稿件。如今那座中式青砖楼房已经拆除。

闸口街口迤西是杨家柴场，应当是卖劈柴的地方。然而这里出了两位著名演员，那就是唱评戏的新凤霞和演电影的李秀明。新凤霞本名杨小凤，母亲是杨柳青人。李秀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“五·七中学”的学生，在学校宣传队里唱阿庆嫂。这座“五·七中学”正是当年著名的大舞台戏院旧址。